

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虹

日·瓦西列夫斯卡婭著
徐文譯



中華書局出版

本書內容提要

在蘇德戰爭的血火裏，作者親身觀察、體驗、思索，用心血凝成了這部鉅作——「虹」。虹是吉兆，是勝利的象徵。如虹般照徹這部作品和其中人物的，就是對勝利的信念。這是衛國戰爭中一段悲壯的史實。故事發生在一個烏克蘭村莊裏，德國法西斯在那兒統治了一個月，雖然用盡殘酷的方法，絲毫無法征服村中的老弱婦孺。他們不拿出給養；不供出游擊隊的所在地。但是他們沒有氣餒、沒有哭泣，因為他們堅信自己己和兒子們的生命。但是他們沒有氣餒、沒有哭泣，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軍隊是要回來的，是會勝利的。果然紅軍回來了，被佔領的村子收復了。紅軍士兵却連湯也來不及喝，仍向虹的光輝照耀着的遠方勝利進軍。

電影劇本叢書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虹

(榮獲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金一等獎)

B. 瓦西列夫斯卡婭著
徐 文 譯

中華書局出版

本書內容提要

基輔電影製片廠

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四日

根據劇本製成影片

一條從西方通向東方的道路，另有一條由北方通向南方的道路。

在這兩條路交叉的地方，在一座不高的小山上，有一個村莊。村中間小小的廣場上，兀立着一個教堂的小鐘樓。在下邊，順着山腳跟前的峪谷，蜿蜒着一條被冰雪掩蓋着的小河。

雪在陽光下發着亮。村莊的上空出現了一條虹。

法西斯的偵察組在道路上停止下來。甘斯和傅利茨抬頭望着虹。

許多人家的門咿咿呀呀地響起來，在道路上出現了人們。年老的葉度牟一面用手遮着太陽，一面點觸着拐杖瞻望天空。馬蘭向頭巾下塞着頭髮。瑪柳琪和馬麗亞帶着孩子

從屋裏出來。

「薩夫卡，你瞧，……虹啊！」沙夏用手指着說。

「噢……！」小芝娜驚異地拉着長聲。

戴畢莉走近葉度牟。

「這是甚麼呢？」她一面擦着鼻子一面問。

「甚麼？你沒看見……虹啊。」跛子馬夫亞歷山大，聳一聳肩膀，回答着。

「冬天的時候，有虹！」瑪柳琪搖着頭。

「這意味着，要有甚麼事情。」葉度牟說。

「當然，這是一種象徵。」戴畢莉肯定地說。

村舍的門開了。一個希特勒匪徒的軍官顧爾泰站立在門限上。普霞在肩頭上披着睡

衣從他的身後向外瞭望。旁邊站着費多霞·克拉夫球科。

「冬天有虹！」普霞很奇怪。

顧爾泰注意地瞻望。

「據說，虹是一個好的徵兆。」他朝向費多霞說。

這個農婦聳一聳肩膀，然後回答說：

「是啊，都那麼說：虹是吉兆。」

普霞冷得發抖。

「好冷，走吧。管它的呢，虹就是虹好了……」

顧爾泰摟住了她。他們走進了屋子。

屋子裏一切都毫無秩序，鴨絨褥子垂吊在床沿上。看樣子，這屋裏的人是剛剛從床上起來去看虹的。普霞坐在床邊上。顧爾泰捲着紙烟。

「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奇怪的東西——你們這兒冬天有虹嗎？」

普霞搖搖頭：

「不大清楚，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。」

「你們這地方真是奇怪呀！……」

「你們那兒，大概總不會這樣冷的，可是我在這兒一生都受着凍。」

顧爾泰拍着她的肩膀說：

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你跟我一塊兒到德里津去，在那裏你將不會冷的。啊，我該走

了。」

顧爾泰穿起軍大衣戴上帽子後，隨便地吻了普霞一下就出去了。

砰然一聲關上了門。費多霞去打掃廚房，放下了掃帚，從門中向外張望了一下。那個軍官在路上走得很快。費多霞稍等了一會兒，拿起水桶和扁擔從屋中走出來。

水桶合着費多霞緩慢的步調，在扁擔上搖擺着。這個女人謹慎小心地走下斜坡。陽光照得使她眯起眼睛。她走下去，把水桶放在冰口的旁邊，張望了一下，空無一人。她站了一會兒，把水桶放在河岸上，心神不安的向村子裏張望着，慢慢地順着河邊走去。

小河轉到旁邊，轉入到滿生着灌木的更深的山谷裏去了。枝條從很厚的冰壳下伸出來。通過草木叢，有一條隱約莫辨的窄窄的小徑。費多霞向那兒拐去了。凍結的灌木叢在週圍沙沙地響着。她勉強地向前走着。灌木的枝條，抽打着她的臉，她用手把枝條撥在一邊。

小徑突然中斷了。費多霞停住腳，就用死呆的玻璃似的眼睛向前望着。

這兒的田地都是在土丘上、在裂口裏和窄谷裏。有的地方孤孤地生長着灌木叢。

一些莫可言狀的黑色的輪廓，處處從雪下露出來。一堆堆的破衣服，從裂縫中伸出來。碎金屬片、破鏽鐵，斑斑點點地在青空色的雪地裏露出來。費多霞又走前兩步，就慢慢地跪下去……

他僵硬地、筆直地躺着，臉好像用烏木刻成的一般……

費多霞看了看這個臉。在側方，緊靠着太陽穴，開着一個圓圓的窟窿。在它的旁邊凝着血跡。他們把他最後的一點衣裳都快剝光了，祇留下一件汗褂。他們給脫去了軍用大衣、皮靴、褲子，甚至把包腳布都剝去了。光腳板同黑面孔比較起來，成了白得出奇的、不像人色的石灰白。一隻腳掌凍裂了，看得見露出來的骨頭。

費多霞伸出手來，小心地撫摩着屍體的肩膀：

「好兒子……」

母親把被風吹來的向後擡着的黑髮上的雪，輕輕地抖擻了一下。一縷黑髮落在額頭上。她不敢去動它——那一縷頭髮，貼到傷口上，長到傷口上，被血粘在那兒了。

「好兒子……」

焦乾的嘴唇，機械地低語着這唯一的一句話。

費多霞一動不動地發着呆，兩隻眼睛凝視着這張黑臉。

烏鴉從山谷裏一棵孤樹上飛起來。牠沉重地鼓着翅膀，兜了一個圈子，落到灌木叢下的一堆破衣服上。牠歪着頭，凝視着。殷紅的血斑，透過了被子彈打穿了的呢衣。烏鴉凝然不動地呆了一會，彷彿在沉思似的。後來就用嘴啄起來。響起了一陣礮礮的聲音。

費多霞從凝然不動的麻木裏清醒過來：

「唳叶！」

烏鴉艱難地飛起來，又落到幾步遠的蓋着雪的一具屍體上。

「唳叶！」

費多霞拾起一個雪團，向鳥兒擲去。烏鴉懶洋洋地飛到樹上的原地方去了。她站起來，嘆了一口氣，又對兒子望了一眼，就由小路上去了。

她又出現在冰口旁，取了水，在滿滿的兩桶水的重壓下，彎着腰兒，慢慢地往上走着。

受凍的衛兵，在屋子前邊躁着腳。他兩腳交換地跳動着，抽着肩，把手塞到腋窩下，用僵硬的手指擦着雙頰。衛兵凝視着費多霞。

她從旁邊走過去，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。門一開，一團冷氣衝了進來。

「怎麼這樣久呢？簡直等起來沒頭！」普霞喃喃地說。

費多霞沒答言，咬着嘴唇，走到爐子跟前，就把水倒到放在爐子上的鍋裏，把劈柴搭到幾乎要滅的火炭上。

「給我一杯水喝。」

「水在桶裏，你拿吧。」費多霞冷冷地答道。

普霞氣憤憤地在被窩裏轉了一下說：

「你等着吧，我丈夫回來，我就告訴他的！」

費多霞聳了聳肩：

「丈夫……」

她慢慢地把乾劈柴填到爐子裏，不睬那從屋裏傳來的一陣惡罵，祇是對燃燒起來的

爐火咕嚕着：

「你等着吧，等着吧，你總有那一天的，總有那一天的，總有那一天叫你後悔，後悔，無數次的後悔：悔不該生在人間。」

普霞走進廚房，從桶裏舀了水喝了。費多霞坐在爐子跟前的一條低低的板凳上，削着又小又凍的土豆子。普霞坐到窗子跟前的板凳上，望着一條條窄窄的土豆子皮，在女人的指頭中間扯着，彎轉着，落到下邊的筐子裏。

「土豆子多小哇。」她說道。

費多霞什麼也沒答理。

「這兒從來都是這麼小的土豆子嗎？」

沉默。

「你怎麼完全不理我呢？」

費多霞抬起眼睛望了一下。沉默，漠然，冷淡。於是又低下頭去做起活來。

「你就這樣看啊！我不是人嗎？整天沒有人可談話的，真要命！」

土豆子咚一聲落到水裏。水滴飛濺到土地上。

「我似乎沒有對不起你的事吧？」

費多霞灰色的雙目，用飛快注意的眼色，對她瞟了一下。可是還沒有得到回答。

普霞怒氣沖沖地捏着拳頭，致使尖指甲刺入了掌心。

「你幹麼不理我呢？難道我是害傳染病的嗎？」

費多霞抬起頭說：

「你比害傳染病的更糟呢，更壞些呢！你將來死得比害傳染病的人們死得更苦呢！」

普霞吃驚地、呆呆地張着嘴。她的圓眼睛睜得很大地說：

「你想叫我幹甚麼呢？我能怎麼辦呢？餓死嗎？等待嗎？等待甚麼呢？他們將永遠留在這兒了！我應該安排一下……夏洛夫大概是早已陣亡了。可是顧爾泰——他把我帶到他們的德里津那兒去，那裏比這兒好些……我在這兒算甚麼生活呢？沒有穿的，什麼也沒有，爲要一雙襪子把心思都費盡了。穿破了……怎麼辦呢？難道別的能得到嗎？」

「對，你就是這些了。據我說，這就是指揮官的太太呀！指揮官的太太……襪子……我就是不好意思正式地稱呼你。至於你的顧爾泰，是永遠不會帶你走的。他要像婊子似的把你丟了的。等不到他滾的時候就會把你丟了的。這日子就要到了。你們倆在這兒

待不久的，待不久，我們的人到了的時候叫你們瞧瞧。」

普霞縮頭縮腦地坐在凳子上。她用氣得發抖的勉強吐出來的聲音說：

「好吧，好吧，看我不告訴顧爾泰，你去挑水爲甚麼去得那麼久。他一回來，我就告訴他。」

費多霞跳了起來。削了的土豆子，在地下滾着。刀子噹哪一聲，落到地下。她帶着石頭一般的面孔，向普霞撲去。而她嚇得面色蒼白，把腿蹣到板凳下邊並把兩手舉到胸前。

「你從哪兒知道我到甚麼地方了呢？」

普霞一轉身——衛兵在窗子外咳嗽了一聲——於是她放下了心。

「我所要曉得的都曉得呢。」

「啊，你！……」

費多霞恨不得抓住她的喉嚨，把這個躲躲閃閃像耗子似的小生物，捏死，踩死。她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厭惡的心情，生怕挨着這脆弱的小東西。她起了一種健全的正常人的對於變態、病態東西的厭惡的心情。她吐了一口吐沫，回到爐子跟前的自己的板凳

上，匆匆地削起土豆子來。一條條的土豆子皮又從她手裏蠕動着，水又在鍋裏撲通撲通地響着，飛濺到地上。

普霞高高地揚着頭，示威的樣子，回到屋裏，從箱子中取出一張照片。這是夏洛夫穿着指揮官制服的一張照片。她撇着嘴，聳一聳肩。把像片撕得粉碎後，丟到屋角裏。然後開起留聲機。

費多霞削着土豆子。

低低的懶洋洋的聲音在屋裏唱着：

壁爐在燃燒着……

費多霞無可奈何地、絕望地折着手，她忘記了土豆子，忘記了被一層灰燼愈蓋愈厚的爐火。她呆呆地坐着，用玻璃色的眼睛一直向前邊凝視着。

留聲機響着響着就沉寂起來了。普霞穿上氈靴，用力地扣着皮大衣的扣子。她從門口裏走出來。嚴寒緊箍着天地，悶得她透不過氣來。

有些地方士兵們在忙亂着。在教堂前面的廣場上，大砲的掩體發着黑，那裏也有些士兵站着。一個居民也看不見。

她繼續向前走。

廣場邊上，豎立着絞刑架——兩根柱子帶着一根橫樑。中間吊着一個人。他變硬了，凍僵了，他的身體像是一截木頭……

蹲在絞刑架橫樑上的烏鴉忽然飛了起來，在空中咕咕地叫喚。

普霞抖顫了一下，看一看飛去的烏鴉的後影。她用大衣更把自己裹得緊一些，從吊着的人跟前走過。雪吱吱地響着。

普霞走着空寂無人的街道，房舍的窗子從下至上都蒙上了一層白霜，這層白膜就好像眼睛的白內障似的。很少有烟窗冒着烟的。

一家房子的門微微地開了一點，一個淡色頭髮的頭伸了出來，可是一看見走來的人，就又匆匆地藏起來。門也關起來了。

另外一個門開了。裏面的人一看見走來的女人後，急忙地藏躲起來。對面來的人，示威似地唾吐。從棚子的拐角後露出一個孩子的頭。向那走路女人的背後打着雪塊。普霞回頭看了看，但是誰也沒有看見。聳了聳肩，於是更快地走去。

一所大房子，這是從前鄉村蘇維埃的所在地，這裏擠滿了士兵。

從門裏牽出一個綁着的人。甘斯和傅利茨看守着他。他蹙着眉頭看一看普霞。而她不得不給他讓出了道路。

門旁的衛兵把她放了進去。她敲了一下門，不理會顧爾泰的助手們的不安，就進到辦公室裏了。

「發生了甚麼事情嗎？」

「沒有甚麼事情發生，我想你啦。」她嬌滴滴地回答。

「我不是早和你說過，我有事。」

她用手溫順地撫摩着他的衣袖說：

「顧爾泰，我的親愛的，允許我在這兒呆一會兒。我輕輕地，不會妨礙你的。」他把手揮了一下，允許了，隨即打開了門說：

「把她帶來。」

他坐在桌子旁，打了一個呵欠。